

茶坊本期话题

# 回望18岁(上)

## 编看编说

2018元旦跨年夜,大家喊的还是“一起发”,结果第二天,朋友圈就“一起来发回忆杀”——连“90后”都18岁了啊!这真是一个让“80后”听了一惊,“70后”听了一惊,“60后”听了看着家里的“90后”一惊的重磅消息。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梗,18岁未必是你最急着回忆的“青春代言年”,很多人的那一年,也许真的除了照片什么都没有留下,可是谁也不能否认,我们青春芳华的第一页,一定是从那一年开始的。

即便羡慕嫉妒恨,也不得不承认,有些人的18岁真的很辉煌,比如牛顿18岁进入剑桥三一学院;贝律铭18岁考进麻省理工;梁思成18岁在清华大学认识了林徽因;张爱玲18岁发表了轰动文坛的《天才梦》……不过有些人的18岁也真是“眼前道路无经纬”啊,比如曾国藩、李宗棠和洪秀全,18岁那年他们依然屡试不中,尤其是曾国藩,已经是第十五次考童子试了,家里人都怀疑他是不是范进附体,谁也不会相信,这个“废材”若干年后写封信,都能成为家族行为准则……所以18岁最大的神奇之处,应该是“你绝对想不到”吧。导演李安18岁时二度高考落榜,身为中学校长的儿子,数学居然

考了零分,后来总算考取了艺专影剧科,他父亲送他报道时,看到学校宿舍里的老鼠沿着柱子跑上跑下,回家就大哭了一场。那时谁敢奢望,有一天李安会两夺奥斯卡导演奖;还有那个同样因为数学考零分、早早辍学的女作家三毛,少女时代的地远赴欧洲留学之前,跟妈妈在商店遇到一个美丽高挑的女孩,店员悄悄告诉她:“这个女孩就是刚演了电影《窗外》的林青霞!”结果连三毛自己都不会想到,20多年后,这个叫林青霞的大美女,居然在她编剧的《滚滚红尘》里演了女一号……

也许就像18岁的姜逸磊想不到30岁时自己会成为papi酱一样,18岁的你不管成功还是懵懂,你要为之奋斗的那条人生路,都只刚刚走了一步。而当30岁的papi酱回望18岁的姜逸磊时,会觉得她有点年少轻狂,有点目中无人,甚至还有一点幼稚,但她觉得,那就是18岁的人该有的样子吧。就像本期茶坊故事中“不当出纳当诗人”的文艺女青年,盛夏送报纸的新疆姑娘,还有那个虽没当上滑翔翼却收获成熟的农村小伙子。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:18岁,如果你确定那是你的梦想,那么无论甘苦,请大胆品尝……

# 不当出纳当诗人

李少莲  
新疆地矿局第八地质大队

我妈对我说:“你看你多有福气,别人如果没考上大学,就待在家待业,你却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财务工作。”我爸也在一旁帮腔道:“是呀,你可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。”我听了忍不住嘟囔了一句:“可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份工作!”

16岁那年我高中毕业了,虽说没考上大学,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按照父母的意思,考了一个财会上岗证,在单位当了一名小出纳。

“我对数字一点感觉都没有,为什么要做天天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呢,这简直是要人命啊!”那段时间,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时,总是这样烦恼着,可爸妈给我下了一道死命令:“不许换工作!”在他们看来,没有什么工作比财务工作更好、更稳定了。

一天,当我再次跟他们商量换工作的事时,我妈依然不改口:“不行!”而我爸却变得狡黠起来,先是问我:“少莲,工作还算顺心吧?”当我说出“不顺心,3个字时,他‘嘿嘿’冷笑了两声,然后斩钉截铁地说:“换工作可以,除非你自己考上大学!”

“考上大学?”我忽然感到我爸“将”了我一“军”,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,考大学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,几乎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录取率,可是因为我对我财会工作实在没兴趣,又对文学充满了向往……愣了几秒,我竟然接了招:“老爸,这可是你说的,就冲你这句话,我一定要考上大学!”

那年我17岁,一面做着收付款的日常工作,一面买来复习资料,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备考复习之战。因为我要一面上班一面复习的缘故,真可谓时间紧张、困难重重,不过一想到自己立的军



令状,想到一定要让爸妈对我刮目相看,不管熬到多晚,我都会静下心来认真复习,不仅如此,我还在夜里对着黑暗发誓:“18岁,我的命运一定要自己掌握!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,18岁那年,我以地区前几名的成绩,考入新疆电大,当我拿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给父母看时,老爸对我说:“嘿!翅膀硬了!好吧,以后你想干啥就干啥吧,我们再不管了。”

就这样,大学毕业拿到毕业证没多久,我就被调到大队工会做起了宣传干事,我积极性颇高,把宣传工作做得热火朝天,业余时间我还写起了诗歌、散文,当我的第一首诗见报时,父母都说:“嗯,现在才知道,你的文学功底确实比你的数学底子强出一大截儿啊!”

而我的高中同学晓华看见我登在报上的诗歌,当时就打来电话说:“少莲,我记得你高考落榜后好像当的是出纳吧,怎么几年没见成诗人了?”我听后跟她说:“16岁我年龄小,很多事自己不能做主,可18岁的时候我已经是成人了,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!”最后我还笑着调侃说:“诗人嘛,现在还谈不上,但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呢!”

# 暑天送报

雷廷花  
新疆阿瓦提县国土资源局

2002年7月,我18岁,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到,我就和闺蜜娜娜出去打工了,具体工作就是替邮局送报纸,工期10天。

新疆盛夏的太阳火辣辣的,每到一个小小区,我顾不得在树荫下歇凉,双腿就开始打颤,后背湿透,上气不接下气地喘。眼看这样下去,我俩都会变成落汤鸡了,我便心生一计,招呼娜娜把报纸藏在楼下隐蔽的地方,捡起几份去送,送完了再来拿,这样就相当于空着手爬楼梯,轻松了不少。

不料,下午就出事了。当我送完第一趟下来时,发现放在树底下的报纸不见了。我俩慌忙寻找,一位大妈说小区经常有人来收垃圾,是不是当垃圾捡走了?我俩吓得脸都白了,一口气跑遍周围的小区,睁大眼睛仔细搜寻,也没有发现报纸踪影。无奈之下,只好给负责人打电话汇报。不到10分钟他就来了,黑着脸批评我们说:“有你们这样偷懒的吗?报纸都是定量发放的,早知你们干不了这话……”我们也是为了早点干完活,不是故意的!”我哭着解释,希望取得他的理解,娜娜也慌忙陪着不是。那位负责人看着我们两个小女生,又气又无奈,狠狠瞪了我们一眼说:“你们多干5天吧,丢的报纸得赔钱!”

有了这次教训,我们不敢再偷懒了,规矩矩矩地爬楼梯,按部就班地发报纸。渐渐的,我们也摸出些门道,碰到带孩子的大妈大姐,就主动跟她们说说话,她们也会帮我们看着报纸,还时不时送来关心:“小姑娘,歇会儿啊,来吃个苹果!”“姑娘们,来喝口水吧!”听着这些暖心的话语,我们身上的酸疼也减轻了不少。

大约12天后,娜娜因母亲生病不得不先回去,我答应替她干3天。有天傍晚我拎着快餐盒往回走,老远就看见宿舍门口蹲着一个人,竟然是父亲!“丫头,你看你,都瘦了一圈了!”父亲迎上来拉着我的手左看看,“咱们回家吧,上大学的钱,爸早就准备好了!”我眼睛一热,真想跟着父亲一走了之,可是瞬间想起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,那可是好几百元的工资啊,我强忍着眼泪说:“爸,我也想回去,但我答应娜娜要干完的!”为了怕他难受,我又把我送报纸“蹭吃蹭喝”的小妙招讲了一遍,父亲看我坚定的样子,叹着气笑了:“好吧,我家姑娘也会学会承担责任了!长大了,懂事了啊……”

那天,看着爸爸边走边抹眼泪的背影,我在心里跟自己说:“是啊,我十八岁了,该懂得担当了……”

李宁宁  
山东省沂源县国土资源局

周末闲来无事在阁楼收拾杂物,突然,一本泛黄的《无偿献血证》出现在眼前,随手翻开,上面清楚地写着:1997年7月1日,在淄博市血站献血200ml……那天我刚好18岁,又恰逢香港回归,隔着20年的光阴,我依然能够想起那天是多么的与众不同!

在班里,金艳、美娟、青梅与我是最好的四姐妹,1997年7月1日一大早,她们就嚷着要帮我庆祝生日。“我宣布,从今天起小四就是大姑娘了,咱们去搓一顿,以示庆祝如何?”金艳提议。“过生日就搓,不去!没有纪念意义,咱们去穿耳洞吧!耳钉枪对准,啪的一下,痛并快乐着,绝对难忘。”美娟说完,冲着我的耳垂做了个举枪射击的动作。青梅怯生生地说:“我怕疼,不敢去,要不咱们去看电影?”

刘亮  
江苏省邳州市国土资源局

“18岁我参军到部队,红红的领花映照我开花的年华……”虽然没有带上大学校徽,我依然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!因为我的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。1996年冬,我穿上橄榄绿,坐上军用列车转近4000公里,钻山洞、过隧道,向军营驶去。18岁的我们正是好奇心强的年龄,一路上更是问个不停:“喂,你看这山上还有站岗的,什么兵种啊?快看大海!多漂亮……”战友们透过车窗一路欢歌笑语,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。

火车蜿蜒盘旋了两天一夜,又改乘汽车颠簸了5个小时,终于拐入一个山窝窝里。天已经黑了,模模糊糊地看到几排石头垒的房子,树上绑着标语“热烈欢迎新战友”。然后就开列队分兵,坐了一天车的战友们脚也麻了,腰也直不起来了。两红两里的接兵干部扯着嗓子喊:“看你们像个当兵的样子吗?抓紧下车列队,列队完毕开始点名!”

终于点完名,一个帅气的班长赶忙接过我的背包,排长则温和地跟我说:“以后

张艳  
河北省地矿局第四水文工程地质大队

18岁,我高中毕业,没考取大学想复读,可是看着家中多病的母亲,刚上高中的妹妹,还有辛苦挣钱的父亲,我在张不开口向家人要钱,便和同学去了一家歌厅应聘服务生。我清楚记得那家歌厅的名字叫“红豆歌厅”,在一家日报社的楼上,我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,帮客人点

# 独特的成人礼

一番讨论之后,所有的提议都被否决了,大伙把目光投向“寿星”。“我也没有好主意,你们又想情深意长,又想毕生难忘,还想到刻骨铭心,确实有难度啊!”正说着,一辆挂着红色横幅的流动献血车驶过来,我们四个默契地对视了一眼。然后,四姐妹“义无反顾”地走进血站。在忐忑、激动和自豪中,不知不觉走到取血这一环节。

排队等候采血的过程中,我们四姐妹手拉着手,伸头望着每个人的表情。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健壮的大哥,坐下采血时,他还和我们说笑,还做了个健美动作,可刚拔掉针,他就脸色苍白,吡地一下躺倒在地。在医生的指挥下,大伙七手八脚地把他扶到躺椅上。我们几个吓得花容失色,下一个就轮到我了,刚才还踌躇满志,这会儿却是两腿战战了。

我心乱如麻,献还是不献?献吧,刚才大哥那状态太吓人了,不献吧,姐

妹们都折腾半天了……或许是看到了我的犹豫,一位漂亮的女医生招呼我坐下,递给我一杯水,得知今天是我的生日,她温柔地说:“一会儿送你个布娃娃好不好?前面的大哥有点晕血,其实抽血后不要立即站起来,休息下再离开就没事了,放心吧!”医生轻柔的话语,一下抚平了我的躁动不安。

“抽吧!”我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,伸出胳膊,攥起拳。看到我慷慨激昂的模样,姐妹们禁不住笑了,气氛瞬间欢乐起来。医生拿走血袋时,我鼓起勇气看了一眼,想到自己的鲜血将会用来救人,我无比满足,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相见,但我希望那个能感受到我此刻的开心与自豪。

回望青春,总有这样那样的记忆刻骨铭心。18岁那年无偿献血的经历,是我青春画卷里最有纪念意义的一笔。哪怕20年的光阴过去了,这份回忆依然历久弥香。

# 参军到部队



咱们就是一家人了,我是新兵排长李松,这是你的班长田文广。”来到班里,副班长帮我整理行李,一位老兵笑呵呵地跑来告诉班长,新兵的洗澡水打好了,鸡蛋面也做好了。班长让老兵带我去洗澡,到了洗澡间,看到一个大水池,旁边放着一口大锅,水气腾腾的,老兵见我犹豫,乐哈哈地对我说:“咱们是特种兵部队,平时都是用大池子里的水洗冷水澡的,只有新兵入伍

才有这种优待呢。”我脱衣服舀水洗,感觉身上滑腻腻的,借着灯光细看,原来烧热水的锅里残存了一层油花,倒是省了护肤霜了。

然后就是吃鸡蛋面,可能是太饿了,那碗面我吃得特别香。也因为太累了,那一晚也睡得特别香,正梦见娘做年夜饭呢,突然就被起床号和哨声惊醒了。班长一反昨晚的温柔,变了个人似地喊道:“两分钟起床穿衣服扎腰带,操场集合出操,动作迅速!”我迷迷糊糊的,眯着眼睛穿衣服扎腰带,班长和老兵早已整理好着装,原地喊口号踏步了。接下来就是跑操,然后是早检查,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吃饭时必须唱首歌,要听值班员“喊坐”的口令才能坐下,听到“开始吃”的口令才能动筷子……

新兵连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。尽管部队的生活就是“训练学习再训练”,但那种团结踏实的氛围,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。18岁,在部队这所大学里我们学到了普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,尤其是这段当特种兵的经历,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:“天黑我已不会再害怕,再苦也不会掉眼泪,我已经变成真正的男子汉……”

# 为梦想重生

歌和送咖啡。歌厅工作一般在午夜前就结束了,第二天到下午5点才上班,所以我又找到车站附近的小饭店,向老板招不招端盘子的,老板看我一个小姑娘可怜巴巴地等着,就爽快地答应了。这样我每天上午10点去小饭店洗菜、切菜、端盘子,下午5点赶到歌厅继续做服务生。整个夏天,我每天都这样忙碌着,接下来的一件事如果没发生,或许我就这样一直打工下去了。

记得那天,歌厅楼下的日报社和河北电台在歌厅联合举办一个纪念活动,我们这些服务生一周前就开始准备场地,彻底清扫每个角落,扎彩带,列单子,调试音响。

晚会将要开始时,我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姑娘,手里拿着一沓稿纸埋头看着,她的神情是那么专注,我心想,她一定是给主持人打杂的吧。可等到晚会开始时,那个小姑娘竟然光鲜亮丽地站在了舞台中央,随即悦耳的声音响了起来,那声音美得我一下呆住了,一时忘了手中的活儿,忘了周围的环境。那种播音员的声音,怎么会出自

这么一个年轻小姑娘呢?半晌我听到周围有人议论说:“这个女孩子今年刚被广播学院录取,将来前途无量啊!”一句话让我惊醒了:我要攒钱继续上大学,我才18岁啊,有一天我也要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中央,而不是端一辈子盘子,擦一辈子桌子。

接下来,我接了很多工作。我让邻居姐姐带我去了被服厂,接下手缝被子的活儿。被子是薄薄的丝棉制成的,要按照被面上指定画好的图形,用密密的针角缝出花形来,经过多少次的扎手流血,终于,我能3天就交一床被子了。而完成一床被子的手工钱是15元,要知道,那时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啊。

就这样,18岁的整个夏天,我拼了命地挣钱攒钱,为家里,也为自己能去复读。疼痛的18岁,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可以纪念,但那一年,所有的一幕幕,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。虽然那个夏天以后,我再也没见到那个声音甜美的小主持人,但她永远都留在了我的脑海里,因为,她真的让我鼓起勇气,用优异的成绩改变了命运……

# 滑翔员体检

王瑞夫  
河北省新乐市国土资源局

1978年,我刚满18周岁,在化肥厂当工人。一天,班主任带来一个喜讯:石家庄飞行学校要在我们学校招男性滑翔员(也就是军队预备飞行员)。听到这个好消息,好多男同学兴奋得彻夜难眠,全校200多名男生都报了名。我也与他们一样,带着当飞行员的梦想,迫不及待地报了名,等待各级体检。

校方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,先安排大家在校医室初检,合格的同学赴县体检。具体体检在新乐县医院进行,一天下来,我的同学大都淘汰出局了。我虽说由于过度紧张和激动,血压稍高了点,但也在正常范围之内,而且各项体检结果都符合要求,于是荣幸地成为去石家庄省城体检的学生之一。

几天后,我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同学,由新乐县军区参谋带队,坐上开往石家庄的火车。这对于我这个从乡村出来的少年来说,真是新奇极了。到了省军区宾馆招待所,看着餐厅里各种各样的伙食,我们几个眼睛都瞪圆了,只见桌上除了面食、米饭以外,还有炒菜和肉,太丰盛了!我们八人一桌,美美地吃了晚餐,对部队生活更是向往无比。

第二天,来自石家庄民航总局体检大队的医生们,开始了对我们的全面体检。因为行业的特殊性,应考学

生要经过心电图、内科、外科、五官科等多道检验。此外,还有严格的视力检测、口吃、皮肤目测、“转椅测试”等。我依然带着幸运之神的眷顾,顺利通过重重检验。

这体检的最后关是“转椅测试”,只要这项合格,我就可以当飞行员了!我心中暗暗窃喜。这时,一个军医把我们带到转椅前。给我们解释这“转椅测试”就是让考生坐在旋转椅上,停下来后立即站起来,看是否站得住,并当即向考生东南西北。前面几个考生上去了,旋转时看不出什么,可一离开转椅,就都俯身身体起不来了。眼瞅他们一个个栽在这最后一关上,我吓得心砰砰直跳。

就在这时,考官叫了我的名字,我紧张到了极点,只觉得双腿发软,硬着头皮移到旋转椅前,两眼一闭,瘫坐在上面,然后就觉得四周“嗡嗡”地像是阵阵旋风,自己在空中飞了起来,不知过了多久,在考官口令下,转椅停了下来。考官当即让我站稳,我踉踉跄跄,晃了不知道几步,才勉强站住了,站是站住了,可我觉得所有的物体都在转,面对考官问地向地提问,只能像买彩票一样去蒙了……

当然结果可想而知,那一次我们一起去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合格。如今,这件事过去整整40年了,因眩晕与滑翔员失之交臂的经历,也让我渐渐坦然了:其实成功不仅只在收获,很多时候也是在过程中。比如18岁的那次经历,就让我一下成熟了很多。

# 纵使青春留不住

杜小平  
西北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

2018刚开年,微信朋友圈忽然刮起一阵晒黑风——18岁的青春写照。作为一名新晋妈妈,整天带娃加工作,原本无心凑热闹。没想到老同学们送来惊喜,在大家晒出的合照中,我一连看到了三张“18岁”的自己。一张看过过去,从短发假小子,到长发披肩,再到学士帽知性少女……我被自己的百变造型雷翻了,那段最单纯的青春记忆一下扑面而来。

大一时,我还留着乱乱的短发,穿着特别幼稚的灰白波点七分裤,完全是个假小子。彼时刚刚“飞进”梦想中的大学,正是18岁的好年华。记得校园里夏日的时光长得看不到尽头,校园里蝉鸣虫唱,我和同宿舍的小静、坤、蕊,有大把时间闲荡。我们窝在操场边上聊八卦,结伴去图书馆追小说,赏花、晒太阳。时间就这么飞快又愉快地溜走了。照片里,我们4个少女坐在草地上,没心没肺地笑着,我们哪里知道,那种没有一丝烦恼的悠闲,只属于18岁。

在老大的朋友圈,我看到了两年后长发飘飘的自己。雪天的牧野公园,我们俩身着羽绒服、牛仔裙,围着长长的白色围巾站在一张长椅前后,故意温情脉脉地凝视远方,今天看来肉麻死了。那年韩剧《冬日恋歌》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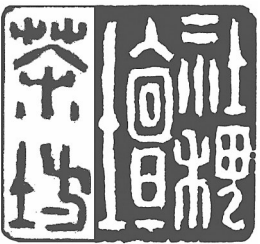
播,我们都中了“欧巴”的毒,恰巧赶上的一场难得的大雪,漫天飞舞的雪花在我们眼里是那样浪漫,于是我们两个多愁善感的中文系姑娘跑到公园,顶着寒风各种臭美凹造型,还悄悄许下了收获爱情的愿望呢!

最有意思的是,我还发现了老大单照中的牛仔裙,那可是我们寝室八姐妹的杰作!老大勤俭节约,穿破的牛仔裤不舍得扔,鬼精灵老五出主意改成裙子,一剪刀下去裁成两半,缝好边,穿上还挺好看的!于是,我们几个纷纷从衣柜里找出旧裤子改成裙装。我还故意将边边角角扯得又碎又乱,呈现不羁的感觉,最后我们8个人穿着手工牛仔裙,拉风地走在校园,那回头率可真是高啊!

在好友李小白晒的照片里,我俩学士服、学士帽穿戴整齐,肩并肩站在图书馆前,身后是在空中翻飞的学士帽,为了抓拍这一幕,我俩足足演练了半小时呢。李小白是新闻系学生,我们相识于校报通讯社,一起采访写稿,一起熬夜策划,一起租房实习,度过了很多个热血沸腾的夜晚。今年,我俩还先后晋级当妈,常聊的话题也逐渐被育儿攻略代替了。想起18岁的豪迈,心中的热烈又开始了涌动。

回望18岁,那些誓言,那些欢笑和泪水,都已远去了。然而,纵使青春留不住,我们依然那样满足和幸福。或许,远方的美丽才刚刚开始呢!

下期话题:回望18岁(下)



社稷坛·茶坊  
(第2273期)

欢迎扫描二维码  
关注“书香国土”微信公众号